

(日) 石川达三 著
金中 译

爱的终止时

山东大学出版社



爱的终止时

〔日〕石川达三著

金 中 译

山东大学出版社

爱的终止时

〔日〕石川达三著

金 中 译

※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1/32 印张：9.25 字数：207千字

1986年7月第1版 1986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1,000

书号：10338·10 定价：1.55元

谈谈我的文学

——代序

石川达三

我写作了四十年以上主要明确了这样一件事：为什么而写？为什么目的而写？目的不明确，我是写不下去的。因此我的作品以揭发社会的不正之风和不合理现象居多。创作就是我的斗争。作品乃是斗争的手段。

我的这种倾向，一部分人说是歪门邪道。说文学不是以政治、社会为目的，文学有它自身的目的。这种说法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在日本文坛上持这样想法的很多，即所谓艺术至上主义，它表现在脱离现实的游戏文学。它的理论根据：艺术不能以实用为目的。

我并不想把自己的作品供社会实用。但我不能不考虑我为什么而写？读者为什么而读？面对现实社会中的歪风邪气，危机和谬误，假如视而不见，置之不理，专门在文章的修饰上下功夫，读这样的文学只是为了消磨时间而已。

我也不能不注意到社会上流行的轻浮的行为，对这种倾向我发出警告，要求纠正。中日战争初期，有感于对这场战争礼讚的危险，我写了《活着的士兵》。战后把军人看作是敌人加以谴责，我认为这是错误的，于是写了《并非没有希望》。在所谓战后好景气和开发的热潮中，我写了《破碎的

山河》。面对着道德崩溃的世相，我写了《青春的蹉跌》。别人怎么看，我可以不管，而我自己对每一个时代都发出了警告，与颓废的世相作了斗争。在这一斗争中，我感到作为一个作家生存的意义和写作的乐趣。

文艺评论家指责这是文学上的歪门邪道。我不想去订正它。我认为我的做法是对的。既然可以有“自我小说”，那么我的歪门邪道的小说也可以存在的吧！我的小说印成文库本的有四种销售一百万册以上。有这许多读者乐于阅读我的作品，至少可以证明我的工作当代并不是没有意义的。

译者前言

日本当代著名现实主义作家石川达三已于一九八五年一月三十一日因患肺炎停止了心脏跳动。终年七十九岁。这是日本文学界的一个巨大损失。

日本《朝日新闻》在评价石川达三的文学活动时说：“他一贯站在人民大众立场，通过文学对现实生活中的歪风邪气、腐败和不公平挑战。他不怕自己成为少数派、坦率地发表意见，挑起文坛的争论，是一位有着反骨的人物。”

自从一九三五年他的《苍氓》获得第一届“芥川奖”登上文坛以来，在漫长的五十年的文学生涯中，石川达三给我们留下了四十多部长篇小说和为数众多的中短篇小说，散文、随笔等。他的著名长篇小说《苍氓》、《风中芦苇》、《人墙》、《金环蚀》、《破碎的山河》、《青春的蹉跎》、《骨肉至亲》等都被介绍到中国来，引起了中国广大读者的浓厚兴趣。

石川达三登上文坛的三十年代中叶正是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恶性膨胀，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对内加紧白色恐怖。一度蓬勃发展的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遭到法西斯的残酷镇压。资产阶级文学也好景不长。以横光利一、川端康成为首的“新感觉派”躲进了象牙之塔，沉迷于所谓艺术美的追求。在这样情况下，以“社会派”作家姿态出现的石川达三的《苍

氓》无疑给当时沉闷的文坛吹进了一股新风。他在移居巴西前，在神户移民招待所亲眼目睹穷苦农民在一九二九年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浪潮袭击下，卖掉世代相传的土地，流浪到异国他乡另谋生路的悲惨遭遇，出于作家的良心和社会责任感，他流着泪写了这篇小说，获得了最负盛誉的第一届“芥川奖”，奠定了他在文坛的地位。

在五十年的文学生涯中，他始终鄙弃专写身边琐事的“自我小说”这条路子，也不象有的作家那样接受西方现代派文学影响，标榜所谓“新兴艺术”，而始终深入社会生活的底层，以写重大题材，深刻反映现实作为自己的创作宗旨。

石川达三曾经说过：“我写小说之前，不能不先考虑好写作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而写，写些什么，要是不弄清写作的社会意义我是不动笔的。”他还说：“面对现实社会中的歪风邪气、危机和谬误，假如视而不见，置之不理，专门在文章的修饰上下功夫，读这样的文学只是为了消磨时间而已……”。“我宁肯牺牲作品的艺术性，也要保持作品的社会性。”因此，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有鲜明的社会意义，散发着浓厚的时代气息。如《风中芦苇》描写正直的知识分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备受法西斯军部的残酷迫害，写出了他们的爱和憎；《人墙》为读者展现了有正义感的教育工作者反对向少年儿童灌输军国主义思想而进行斗争的沸腾画面，涉及了五十年代日本社会最最尖锐的政治课题；《破碎的山河》给我们揭示了一幅垄断资本在“经济高速成长期”弱肉强食的活生生的图画；《金环蚀》更是赤裸裸地揭露政界与财界相勾结，贪赃枉法，敲骨吸髓，剥削和残害人民的血腥事实。……

除了“社会派”小说之外，石川达三还创作了一系列在日本称作“风俗小说”的作品。但他的“风俗小说”与众不同。出于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他仍然着眼于社会问题，表现了某一阶层在某一时期的生活实态和他们的心理。

《爱的终止时》是石川达三的“风俗小说”的代表作，创作于一九六二年。当时日本已结束了战后经济恢复时期，处于经济起飞的前夜。由于战后美国“民主化”的影响，明治时代以来的旧道德观念被摒弃了，新的道德风尚尚未形成。它突出表现在旧的家族制度崩溃了，而新的家庭关系尚未建立。石川达三在这部作品中一针见血地提出了“婚姻、家庭、法律、道德”诸问题，广泛地涉及了战后日本资本主义社会的颓废世相。他大声疾呼：“人与人之间如果没有了爱，那将成为野兽的世界。”“爱的终止意味着社会的倒退。”

《爱的终止时》是以大藏省退休官吏六十三岁的主人公中野定四郎及其妻子茂子为中心而展开的故事。定四郎和茂子有三个孩子，子女长大成人后一个个都离开了父母。他们没有赡养父母的义务，甚至不顾及父母老后的寂寞，各奔前程，只管自己生活，把父母的爱视为“累赘、麻烦”。受过明治时代教育的茂子希望孩子守在自己身边，儿孙满堂，共享天伦之乐。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都围绕金钱转，离开了金钱，爱就终止了。定四郎前妻的女儿敬子因女儿患先天性脱臼症需要住院治疗求助于父亲，父亲怕影响自己安度晚年，不肯从存款中拿出钱来救外孙女的生命，冷冰冰地拒绝了敬子。茂子所生的女儿美根子新婚 后 回 娘家，贪得无厌地恨不能将家里的东西都拿走，甚至死乞白赖地想要母亲视为命根子、借以得到点娱乐以慰老后寂寞的电

视机。母亲不给她，她立刻和母亲翻了脸。父亲还未死，就想分父亲的财产。茂子一听得定四郎得了胃癌，怕丈夫的病拖长，需要大量医疗费用，以致倾家荡产，影响自己的生活，巴不得丈夫早死……金钱把人情和爱的薄薄的面纱撕得粉碎，展现了一幅幅“爱的终止”的活生生的画面。

石川达三在这部作品中塑造了三个普通女性：茂子、直子、京子的形象：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妇女受到社会和家庭双重压迫。没有经济能力也就没有社会地位。茂子与定四郎结婚以后，生儿育女、伺候丈夫，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子女长大成人，一个个都离开了她。丈夫有外遇，她虽有怨言，但也无可奈何。到了老年，夫妇之间没有爱，倒象生活在一起的“老相识”。茂子想摆脱这一困境，不依靠丈夫出去工作，自食其力。但她一无学识，二无技术，没有谋生的本领，在生存竞争十分激烈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找不到她的立足之地，结果还得回到厨房，去过她的“安定”的家庭生活。直子是寺院住持^①的妻子。丈夫也在外面寻花问柳，她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不敢有半点“非份”的想法。她还劝茂子千万不可离家出走。家庭是妇女最最安定的生活场所，丈夫和子女才是妇女最可信赖的依靠。京子是“奋斗型”的女性，为了学到一技之长，到四十岁才结婚。她有自己的事业，从早忙到晚，自己有汽车、洋房，生活也过得十分舒适。但她有她的烦恼：丈夫嫌她整天不在家，没有家庭生活的乐趣，最后终于离了婚。白天她忙于工作，到了夜晚，孑然一身，她也感到寂寞。三个女性各有各的遭遇，但她们都难以逃脱不幸的命运。石川达三通过这三位普通女性的际遇，提出了

^①住持：主持一个佛寺的和尚。

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妇女应该怎样去掌握自己的命运，怎样求得自身的解放。文学不是政治教科书，不可能写出现成的答案。它让读者去思索，探讨。特别耐人寻味的是，石川达三在这部作品的结尾写道：“……这是她新生活的第一件工作，也是她三十多年来做过的家务的重复，现在她又重新把它捡起来而已。茂子还是从前的茂子，还是她自己。”

日本与中国社会制度不同。但我们同样会遇到赡养老人、处理夫妇关系，妇女的社会地位等问题。石川达三的《爱的终止时》给我们一个新的启示：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必须大力建设精神文明。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真正的爱。夫妇之爱，亲子之爱，朋友之爱，同志之爱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无不以牺牲自己，关心别人为前提。彻底批判资产阶级“金钱至上”的拜金主义思想，全力搞好四化，以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新一代，使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译者 1985年11月1日

于山东大学

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妇女应该怎样去掌握自己的命运，怎样求得自身的解放。文学不是政治教科书，不可能写出现成的答案。它让读者去思索，探讨。特别耐人寻味的是，石川达三在这部作品的结尾写道：“……这是她新生活的第一件工作，也是她三十多年来做过的家务的重复，现在她又重新把它捡起来而已。茂子还是从前的茂子，还是她自己。”

日本与中国社会制度不同。但我们同样会遇到赡养老人、处理夫妇关系，妇女的社会地位等问题。石川达三的《爱的终止时》给我们一个新的启示：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必须大力建设精神文明。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真正的爱。夫妇之爱，亲子之爱，朋友之爱，同志之爱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无不以牺牲自己，关心别人为前提。彻底批判资产阶级“金钱至上”的拜金主义思想，全力搞好四化，以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新一代，使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译者 1985年11月1日

于山东大学

责任编辑 唐义和
封面设计 刘乐一



书号：10338 · 10

定价：1.55 元

目 录

谈谈我的文学

——代序·····	石川达三 (1)
译者前言·····	(1)
一、爱的历史·····	(1)
二、两个女儿·····	(21)
三、冬日的对话·····	(43)
四、陷阱·····	(63)
五、晨霜·····	(84)
六、生活方式问题 ·····	(103)
七、阴冷的算计 ·····	(123)
八、自己的利害 ·····	(144)
九、暗淡的阳炎 ·····	(165)
十、人际关系 ·····	(184)
十一、刮风的四月 ·····	(206)
十二、失误 ·····	(224)
十三、霹雳 ·····	(245)
十四、新的迷路 ·····	(265)

一、爱的历史

到东京车站送行的有新郎新娘的同学、公司里的五六位同事，再加上两家的父母共计十来个人。长长的月台上东一堆，西一伙都是这样的送行的人们。发车前的电铃一响，有的高呼“万岁”，有的特意用英语致祝词，还有暗暗擦拭眼泪的母亲。

对这样的母亲，茂子反而抱着几分羡慕的心情。但她装作看不见，若无其事。也许因为这次嫁女儿并不很顺心。这两个月来她忙忙碌碌，现在终于最后闭幕了。她总觉得女儿背叛了她。

新郎新娘打开车窗，露出年轻的面孔。送行的人们有的兴高采烈地和他们开玩笑，有的向他们致意。茂子踮着脚站在他们后面，发现美根子不如平时好看。才做好的那身新衣服在她身上显得很不合体，头发上插的那朵小花又太扎眼；此外，项链、胸针、耳环、新的金戒指，叮铃铛镗一大串装饰品，反而显得俗气。母亲曾经提醒过她，不要戴那么多首饰，可是美根子根本不听她的话。——“这和别的时辰不一样，不火爆点，那多么冷清哪！”——这孩子平时好自作主张，不听别人劝。以母亲眼光来看，首饰太多，反倒让人瞧

不起。而且她看到女儿倦容满面。

今夜新婚夫妇俩在热海过夜，明天京都、后天奈良、大后天去大阪。新婚旅行归来，美根子肯定会更加疲倦。母亲最清楚这疲倦的意义。往后几天内美根子身上还会发生什么变化，做母亲更有过切身的体验。三十年前，她自己就是这样过来的。时代虽然变了，思想也革新了。但女人所受过的洗礼丝毫不会变，依然在年轻人中间重复实现。

茂子踌躇了一下，但仍然忍不住去看看出现在车窗中的两张面孔。她看到新的爱情正在他们中间建立起来。喜悦、希望、成长……这包容一切的人生的幸福，此刻他们正向着这个目标前进。这是起点，应该说是最最宝贵的。如果生活美满，那么两人的爱情将持续三十年吧！

火车徐徐启动。人群散了。母亲跟着移动着的车窗高声呼喊：“美根子！美根子！”而美根子压根儿没听见母亲的喊声。两人挥动着手帕的身影像流水一样远去……。

待到望不见火车的影子，茂子和丈夫才向来送行的人们行礼道谢。特别对两位亲家更是几次三番地鞠躬，请他们多多关照美根子。这是做母亲的最后的义务。

行礼完毕，结婚典礼总算告一段落。茂子围上丝围巾和丈夫缓缓地由阶梯上下来。坐出租汽车太贵，两人打算乘电车到涩谷，再换乘郊外电车。

从地下道上来，再去换乘另一辆电车，在通往月台的石阶上，丈夫拾级而上，凑过脸对她说：“太不够意思了。”

他的脸虽胖，但毕竟是老人了。老人的面颊浮起淡淡的微笑。这微笑表现了女儿被夺走而无可奈何的心情。

“那有什么法子。”妻子说，“都会轮到这么一天，人

人都是如此。”

“这我明白。”

妻子的心中想说：“你也不是一样吗，把我从父母手中夺走，做你的妻子……”那时候父母的感叹，此刻成了茂子的感叹，定四郎的感叹。这是明摆着的事实，是极其平凡的事实。虽说平凡，但自己不经历过不会体会其中的悲哀。

两人并排坐到电车的座位上，定四郎看了看手表说道：“此刻已经过了品川了。”

父亲依然恋恋不舍。现在一切都已晚了。今夜，美根子已成为藤田泰孝的妻子。美根子既已决心出嫁，做父亲的不便再去阻拦她。

火车此刻过了品川，向横滨行驶。茂子在心中描绘美根子和她丈夫的身影。奇怪的是浮现在眼前的却是自己新婚时的身影。那时穿的和服的色彩和花纹、腰带、围巾全都记得清清楚楚。她记得是一身紫色小花纹的和服。

从那天起已经过去三十年了，确切地说，应该是三十一年零一个月。这漫长的岁月，茂子是跟定四郎一块生活过来的。她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跟这个男人没有够，一条道跑到黑地跟他活到现在。她跟他生下了菊雄、让治和美根子……。

最小的女儿美根子今天结婚了。现在她将要走上母亲走过的人生道路。从今天起，美根子将要在母亲经历过的爱的道路上迈出自己新的一步。母亲爱的经历经过三十一年已经完成。人的爱的历史以三十年为一期，代代相传。丈夫和妻子所编制的锁链，每三十年增加一节，再传给下一代，编成一部漫长漫长的爱的历史。

还不到七点，车站上到处行人熙攘，进进出出，忙碌异

常。定四郎在新婚宴席上的醉意还未消尽，自言自语地说：“口渴了。”茂子立即作出反应说：“今儿的菜真不错。菊雄结婚时菜很不象样，今儿就算是上等了。美根子的结婚礼服也很漂亮。”

“是啊！都不错啊！”

“腰带与和服也挺相配。”

“嗯，太好了。”

“我着实操劳了一番。平时她都穿西服，太古色古香的和服跟她不相配。为了选择适合她身材的颜色和花纹，我真动了一番脑筋。”

美根子一五一十地带着母亲的操劳去了婆家。父母平时省吃俭用，攒下一点钱以防老后不受委屈。美根子的婚事所需的一切费用都从这一笔小小的资产中刮下了三十几万元。美根子还认为这是她应得的权利。不仅是美根子，就是茂子嫁给定四郎时，她也认为这是应得的权利。

这是出嫁的姑娘所共有的一种利己主义。她们把身边所有的东西都拿到丈夫家去。这一件件拿去东西作为修筑爱的堡垒的一块块石头。多拿一件东西，就好象两人的生活会增加一分美满。这是女人一生中最最贪婪的时期。不仅为她自己，而且也包括丈夫在内。这种贪婪也是两人为建立爱的生活的一种动力。

“在她回来以前，总叫人担心。”茂子小声地说：“不知道顺利不顺利……”

“没事儿。”丈夫隔了一会儿答道：“只要没有特殊情况，一定会平安无事的。本来就是平平安安地出去的嘛。再说男女之间本来就这么回事。”